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档案

倪沈键 吴灵姝 著

Memorial Fil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蓝印花布

吴元新



山东友童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

记忆档案

倪沈键 吴灵姝 著

Memorial Fil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蓝印花布

吴元新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印花布:吴元新/倪沈键,吴灵姝著.—2版.—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19.2

(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档案)

ISBN 978-7-5516-1769-7

I. ①蓝… II. ①倪…②吴… III. ①民间印染—印染艺术—介绍—中国 IV. ①J5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7627号

主管单位: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政编码:250002

电 话:出版管理部(0531)82098756

市场营销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9年2月第2版

印 次:2019年2月第2次印刷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2

字 数:150千字

定 价:79.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出版社出版管理部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多达 87 万余项，1400 余项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1 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鲜活地存在于生活之中，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传承人就是中华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

这些传承人才华在身，技艺高超，具有可贵的工匠精神和情怀。本丛书为传承人专辑，选择有代表性的传承人，以客观的文字，珍贵的图片，详细地介绍他们的生平及与传承项目的渊源、贡献和传承，总结他们的技艺特点，突出他们的工匠精神和闪光的智慧。

编者

2016 年 9 月

目录

01 蓝白人生 /001

02 吴元新大师艺术成就评述 /099

03 附录 /155

蓝白人生

从儿时起，吴元新便过着祖母纺纱、母亲织布、父亲染色的生活，全家穿衣盖被全靠自己动手。每天听着吱吱呀呀的纺纱织布声，看着一块块坯布从织布机上下来，被染上美丽的颜色，在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吴元新与传统染织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01 >



1.1 童年的回忆

从儿时起，吴元新便过着祖母纺纱、母亲织布、父亲染色的生活，全家穿衣盖被全靠自己动手。每天听着吱吱呀呀的纺纱织布声，看着一块块坯布从织布机上下来，被染上美丽的颜色，在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吴元新与传统染织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0年冬，吴元新出生在江苏省启东县（1989年改启东市）汇龙镇菜园村。启东县地处江海平原三角地带东南部，它北至崇海河界，东临黄海，南濒长江，隔江与上海相望。传说很久以前，这里是个海湾，岸上有个小镇，叫江湾镇。岸边景色秀丽，海中盛产鱼虾。一天，海里的众龙王商量当年召开献宝大会的地点，东海龙王提出：“我看大会可以在江湾镇开，这里地处中间，清凉但不带寒意，暖和但不至出汗。”众龙王一听，都认为此处合适。龙王聚会那天，海里无风，却波涛汹涌，涛声如雷。百姓们晓得龙王们相聚在此，纷纷前来观看。后来，这里每年都有无风起浪的日子。久而久之，“江湾镇”无人叫了，人们开始改口叫其“汇龙镇”。

1960年12月初，十月怀胎的管惠芳已到预产期，但仍不见临盆的征兆，着急的她请来了自己的母亲周川多协助待产。周川多说怀孕时踩到老牛脚印，可能会过月生，于是让管惠芳尝试了乡间流传的多种解法。第一次，周川多按



照民间流行的做法，找来一根牵牛用的绳子，放在地上让管惠芳跨过去，然后用刀砍断它，过了几天没见效果。后来两人又尝试了民间流行的到陌生人家里偷饭团的解法，可是依然没见动静。管惠芳当时用了各种方法但无济于事，无助的她只能听天由命了。又过了几天，27日子夜，还在纺纱的管惠芳终于有了生产的迹象。其母兴奋地说道：“解法显灵啦！今晚要生了！”随着阵痛的加紧，管惠芳仓促上床，她的丈夫吴静高赶紧请来了“老娘婆”，也就是当地接生的产婆。12月28日五更时分，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天刚蒙蒙亮，随着管惠芳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吴元新终于落地了。“老娘婆”说：“过月生的孩子都天资聪慧。养儿防老，今后你们就靠这儿子啦。”周川多见女儿平安生产，也高兴得合不拢嘴。她对女婿说：“静高，抓紧给儿子取个名字吧。”吴静高看了一下日历，脱口而出：“快元旦了，就叫元新吧，和他姐姐亚新名字里正好都有一个新字。”祖母在一旁听了连连说好。按当地风俗习惯，孩子为了好养，乳名中都会带有狼字、狗字。管惠芳看着孩子说：“乳名就叫元狗吧，希望元新像小狗一样好养好带。”大家一致说好，疲惫的母亲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刚来到尘世的小元狗立刻被接纳到温暖的蓝印花布的怀抱中：包裹身子的是蓝印花布，盖的小被是蓝印花布的，垫的褥子也是蓝印花布的。冥冥之中，吴元新与蓝印花布结下了不解之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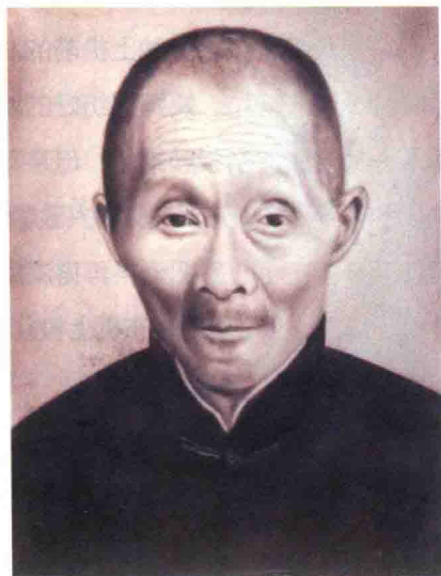
吴元新的祖籍在苏州，听父辈们讲，太平天国起义时，为了躲避战乱，吴家由苏州城里迁到了郊区吴县。清末时江北崇明、海门地区有大片冲积平原，可以开荒成田，以优惠的价格吸引了江南及周边地区的百姓。吴家先祖吴忠熙带领全家从江南迁至崇明的杨家沙（现为启东市汇龙镇），开荒种棉，织布，印染，繁衍生息。吴元新的祖父吴选荣从小跟着父辈浆纱染线、卖布种田；祖母杨国珍勤劳善良，7岁学纺纱，8岁学织布，直到80多岁眼睛几乎失明了仍



祖父 吴选荣



祖母 杨国珍



外祖父 管云加



外祖母 周川多



父亲 吴静高



母亲 管惠芳

然坚持天天纺纱；父亲吴静高、母亲管惠芳也是白天种地、染布卖布，早晚纺纱、织布，一家人其乐融融。

在元新的童年里，最有趣的事就是看全家人一起染布和做纱上机前的准备工作。每到这个时候，姑妈、姨妈、表姐就会一起来帮忙。姨妈把纺好的纱团摇成绞纱，父亲把大铁锅当成染缸，姑妈烧火加温，父亲浆纱染色，母亲和表姐穿综、配色、上机。此时家里就变成了热闹的染织作坊。元新在看得兴致勃勃、趣味盎然的同时，也会学着大人拿这个抓那个，一不小心就把染料弄得满身都是，被大人们笑话成了大花猫。纱上机后，元新有时也会偷偷地在布机上梭几下，享受那无穷的乐趣。吱鸣吱鸣、咔嚓咔嚓的纺纱织布声伴随着元新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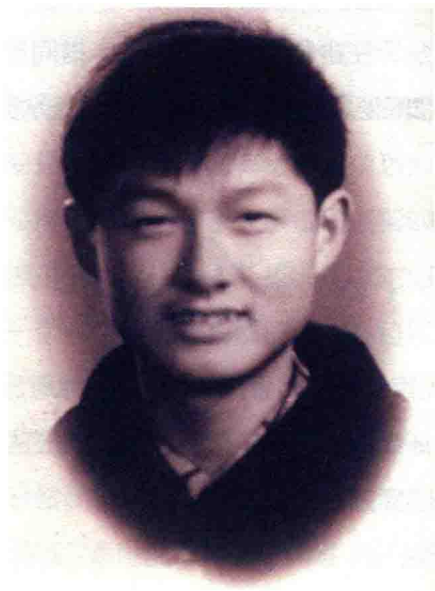
那时，吴家就能染十几种花色。芦菲花布、小格子布一般用来做男人上衣，纹饰精美的柳条布、蚂蚁布是女人的衣料，大格子粗条花纹布用来做被里。吴家新花式出来后经常吸引村民来观看，在当地小有名气。吴元新祖辈从江南带来的民间手纺、手织、手染布所具备的小巧、细腻、婉约的艺术特色，很快就



被南通地区传统的蓝印工艺接纳、融合、吸收、演化。于是，南通传统的蓝印花布中又添入了吴越染织的水色和灵气，而吴氏染织技艺也在生活中逐步影响和促进了当地传统印染技艺的发展。大凡民间艺术发展的过程，都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过程。

每晚母亲织布到深夜，父亲会在小元狗上床前把被窝捂暖，元新从小就依偎在父亲的胸前，看着被面上那有趣的蓝印花布图案，听父亲讲关于蓝印花布的故事和传说。讲到高兴时，父亲就把蓝印花布上的鲤鱼啊、龙门啊画下来，有时还手把手地教元新画几笔。在儿时的元新眼里，父亲就是一位大画家。

童年时代家对面的大众戏院也对吴元新后来走上传承民间艺术之路产生了



少年吴元新



极大的影响。该戏院经常上演京剧、锡剧、越剧，有时还上演南通本地的海门山歌剧、如东杂技、如皋木偶戏等。由于是近邻，戏院看门、查票的都是熟人，吴元新就成了戏院里的小常客、小戏迷。有时同一场戏他要看好几遍，连台词都能背上几段。他对戏院的后台、化妆室、道具间都很熟悉，特别喜欢到美工室看美工张老师画布景、海报，有时一整天都泡在美工室。当时，吴元新心中就萌发了长大后也要在大画布上画画的想法。

上了中学后，吴元新就成了父母纺织染布的得力帮手。母亲上机织布，他就帮着装梭子；母亲织完了一匹布，他便帮着落布；父亲开始染纱染布了，他就帮着调色配料；染好的纱、布要晾晒了，他总是同父亲一起用大竹竿将布挑上晾布架子……

吴元新就这样在织布机和大染缸旁渐渐长大，伴着吱吱呀呀的机杼声和一条条印染、晾晒时仿佛从天空中垂下的蓝白花布。指间感受着蓝白花布的柔软质地，蓝印花布在不经意间便融入了他的生命，让他无从割舍。

1.2 城里的乡下人

吴元新听父亲讲，吴家迁到江北后，在这里开荒种地，买田置屋，繁衍生息。一家人除了种棉花外，还纺纱、织布、印染，再将染好的布做成被面、围腰，除自家留用的外，剩下的卖掉，以补贴家用。由于质量好，乡里村头的姑娘媳妇都喜欢买吴家生产的染织品。按照农民朴素的想法，吴家祖辈将辛辛苦苦种田、织染、做买卖赚的钱，又换成了土地，因为农民只有看着土地，心里才会踏实。近百年过去了，吴家居住的地方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小集镇。吴家的祖辈还盖上



了三间大瓦房。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了汇龙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因担忧自家瓦房被日军占领，吴元新的祖父吴选荣就将自家的几间大瓦房拆了，把木梁和椽子等木料及瓦片运到几公里外位置偏僻些的弟弟家留存起来，然后搭了几间草棚，作为全家人暂时的安身之所。当时日军司令部就驻在元新家附近的一所学校里，有一天日本人命令吴选荣去给他们洗染一批布，吴选荣不从，日本人便将他打得浑身是伤。吴选荣自此一病不起，那年农历八月初五就过世了。吴选荣过世时 65 岁，当时吴元新的父亲吴静高才 14 岁。

精明强干的吴选荣是吴家的主心骨，他这突然一走，留下吴家孤儿寡母，幸好吴元新的大姑父宋沛高很能干，主持料理了吴选荣的后事。1945 年日本投降后，宋沛高又出面将寄存在吴选荣弟弟家的木料瓦片运回，替吴家重新盖起了瓦房。吴元新的母亲十五六岁时，经人介绍，与吴元新的父亲吴静高定了亲。土改时，按照政策，各户按人均土地多少划分成分，分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四个等级。本无土地而分配到地的是贫农，自己有地而没有被划分出去的是中农，自己的土地被划分出去的再按原有土地多少划分为富农和地主。吴元新家一算，家中的土地够得上富农标准了，亲戚们就帮他们出主意，让管惠芳赶在工作组划分成分前嫁过来，这样按人头摊，吴家的地就正好是中农的标准。中农与富农虽然就差一个等级，但却有质的差别，可以归入贫下中农的行列。于是两家商议后，吴元新父母匆匆成了亲。

新中国成立后，吴元新家虽然住在城里，但因为有地，所以政府就把他们的户口划为农村户口。按当时的国家政策，是不给农民发粮票和布票的，政府只会给农村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小孩配一点大米。所以城里人用粮票从粮店买大米，吃的是米饭，但吴元新家只能吃自己种出来的粗粮，也就是玉米和大麦。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盖的被子也都是元新祖母和母亲亲手纺织、做成的，吴



家种棉、纺纱、染纱、织布的技艺便这样传承了下来。

20 世纪 60 年代，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市场上交换农副产品是不被允许的。镇子东郊有一座桥，民间称其为“黑市桥”，有人称它为“黑夜里的市场”，也有人因为那里货物的价格比政府计划的高，称它为“黑市”。每当天未亮时，就有人在桥上偷偷摸摸地交换物品。管惠芳有时候匆匆地赶到那里，用自己织的土布和种的粗粮换些大米、食油回家。天快亮时，桥头上的人就都四散而去，没见过的人很难相信晨曦中这个空落落的桥头上刚才还聚集着交易的人群。这座桥后来成了全县不公开的农贸交易市场。有几次，管惠芳从那里换回油，到天亮后才发现里面掺了大量的水。

由于大米少，蒸饭时，管惠芳就将换来的大米取一点点埋在锅底里，上面再放上粗糙的玉米粉。饭蒸熟了，管惠芳给元新和元新祖母盛上一点点锅底的白米饭，而自己和丈夫、女儿吃玉米饭。每当此时，元新都会看见姐姐用羡慕的眼光一直瞅着他的白米饭，虽然当时年幼不太懂事，但元新心里头也知道难为情，因此一直记忆至今。

由于没有布票，管惠芳下地干活之余，就没完没了地纺纱织布，为一家人的铺、盖和穿提供布料。元新的姐姐快到出嫁的年龄时，母亲总想着要把她的陪嫁品也织出来。吃过晚饭稍加收拾后，管惠芳就开始织布，元新去睡觉时，还看到母亲在织布，早晨醒来后，母亲又趁着出工前的那点空档织上了。元新的童年里，吱吱吱吱、咔嚓咔嚓的纺织声一直不绝于耳。邻居们体谅他们家没有布票，只能自己织布，倒也没人抗议这些吱吱呀呀的声音。小伙伴们穿的衣服都是用买来的机织布做的，乡下人称作洋布，而吴元新从头到脚的穿戴都是用母亲织的土布做成的，跟别人家的孩子比，显得很土气，他当时也为此感到很自卑。每当元新报怨没有洋布穿时，母亲便安慰他说，人只要穿得干净整洁就好。



1.3 可以养家了

吴元新 4 岁那年，父亲突发大病。那时生产队里识字的人很少，而吴静高既会写字又会算账，就当上了队里的会计。“四清”运动时，有队干部指示他调整账目，于是他就按照干部的指示调了账。“四清”工作组审计时查出来了，队干部一口咬定是会计自己改的账。可叹吴静高有口难辩，替队里的干部背了黑锅。他有冤无处诉，羞愤难平，从此闷闷不乐，经常胡言乱语，不能正常生活，经医生诊断为精神疾病，需要马上到大城市的大医院就诊。农民家哪有多少钱做盘缠外出求医呢？管惠芳昼夜愁叹，一筹莫展，左思右想之后，只能将家中的一间瓦房拆了，卖掉木材瓦片，带吴静高去上海看病。

此后的 10 年间，吴静高的病情时好时坏。管惠芳带着吴静高看病，常年往返于启东、南通市里和上海之间，管惠芳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吴静高第一次治病在上海的医院共住了 103 天。那些年里，吴静高前后 8 次入院。吴静高在生产队劳动时一天能挣 12 个工分，管惠芳能挣 9 个工分。自吴静高生病后，他很多时候都无法给家里挣工分，管惠芳又要陪他外出看病，也经常出不了工。吴家本来住着大瓦房，加之家中就元新和亚新两个孩子，父母又都勤劳能干，因此日子过得还算可以。自从吴静高生病后，几年下来，吴元新家的生活就变得很窘迫了。当时，吴元新的祖母已经 80 多岁，双眼白内障很严重。每当母亲带父亲出门看病时，元新就由祖母和 11 岁的姐姐照顾。姑妈吴静兰和姨妈管惠珍住在附近，也经常过来帮忙照看他们。

几年里，管惠芳要同时照顾元新年迈的祖母、常年生病的父亲，还要养育



年幼的元新和亚新，其艰辛困苦可想而知。卖掉一间房子，硬着心肠丢下儿女，带着丈夫在无亲无故的大城市里东奔西走，求医问药……管惠芳日后回忆起那些岁月，依然觉得苦不堪言。生活的压力太大了，管惠芳有时候也会跟渐渐长大的儿女慨叹生活的艰难。听着母亲絮絮叨叨的话语，看着母亲愁苦的面容，吴元新在心里埋下了一个愿望：自己长大后，要尽力帮助妈妈，保护好这个家。

15岁这年，元新初中毕业，自己决定不念高中，辍学下地参加劳动，挣工分养家。虽然父母反对，但他打定了主意。第一天下地，元新挣了3个工分，也就是3毛钱左右，虽然很辛苦，但他笑嘻嘻地回家，告诉母亲一点都不累。母亲见他这么懂事，心里感到特别欣慰，觉得元新将来还能等到招工当工人的机会，不会永远当农民，心中也就坦然很多。那时候有很多像元新一样大的孩子下地参加劳动，大队里的干部有一套专门的办法管理他们这些半大的小劳力。比如摘棉花时，谁家孩子负责的地里的棉花没摘干净，队干部就会让这个孩子的父母亲返工收尾。有几次，母亲也帮元新收尾，元新心疼母亲，以后干活就越来越像模像样了。

亚新16岁时就进一个集体服装厂当了缝纫工人。看着姐姐在家缝纫，元新很羡慕，姐姐去上班了，他就学着姐姐的样子踩踏缝纫机，一段时间后，他居然也能自己裁剪缝纫出当时流行的假领子了。后来，吴元新辞职后筹备蓝印花布艺术馆的开馆经费时，就靠自己小时候偷偷学会的缝纫技术，自己裁剪、缝制蓝印花布玩具拿去卖。

当时初中、高中毕业的孩子要下乡劳动一两年，再根据城里用地的多少安排人进厂当工人。有的人进电子厂，有的人进食品厂，这些国营厂都是当时最受追捧的工厂。吴元新17岁时，正式招工又开始了，但他没有得到进国营厂的名额，只好选择觉得还算比较理想的印染厂。这个印染厂前面是卖布的店铺，